



《中国儿歌大系》:

浩瀚而充满智慧的童年星光

□彭斯远

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每一成人,大凡在其童年时期,都爱吟咏儿童诗歌。特别是作为中国诗歌即汉诗一部分的儿歌,因为字句浅显、声调和谐、音韵铿锵,读来朗朗上口,所以更能让孩子读得懂、记得住、背得下。它是每一孩子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之一,因而也成为了孩子们的最爱。

然而,目前国内儿歌谣谚不胜乐观的现状,引起了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思考。他觉得,我们应该记住,当代优秀的儿歌是引导孩子们“学习语言的母乳”,是进入阅读世界的最初导向,是时代传递的文化瑰宝”。既然儿歌在“世代相传中,发挥着游戏、审美、认知以及教化”的巨大功能与作用,为什么不主动去帮孩子们收集整理那些创作成功、深受孩子欢迎,但却因篇幅短小易被人们忘却而行将消失的儿歌作品呢?

为此,金波和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许科甲共同策划和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意在普查和整理、抢救当代优秀儿歌遗产的工作班子,并于2015年1月在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13册一套规模宏大的《中国儿歌大系》,这是作家与出版界为推动儿童文学创作所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在积极进行儿歌“普查”的同时,金波时刻深感从事此项工作的紧迫性。所谓当代优秀儿歌主要是指作家们在解放以后创作的精品,而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已历经近70年的漫长岁月,时代沧桑变迁导致最早为孩子们创作儿歌的作者有许多已不在人世,因此,要完整收集和整理当代优秀儿歌童谣,既非常必要又困难重重。

《中国儿歌大系》的成就,首先表现在所收录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的典范性上。其中所收录儿歌的内容固然丰富多样,但基本主题可概括为一句话,即表现童心对于大自然和社会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对此表现得最多的,是孩子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感知与观察。举凡风霜雨雪、江河湖海,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还有色彩缤纷的各种花卉,在《中国儿歌大系》中都有浓墨重彩的表现。小读者们因为好动,所以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活跃在祖国东西南北中的不同动物,在此书系中都有趣味横生的描摹:狡猾的狐狸、欢快的松鼠、坚硬的骆驼、横行的螃蟹、育儿袋里装着小宝宝的袋鼠、爱把脑袋藏进沙堆里的鸵鸟……儿歌里到处都曾留下它们的身影和足迹。

除了写大自然,儿歌也描摹足以引发小读者们兴味的社会人生。对年少一代而言,家庭、邻里和校园是他们感受社会人生最直接的切入点。在这个环境里,孩子们无不感到团结和睦的重要。可是,优秀的儿歌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应该是拒绝说教

的。譬如在“西南卷一”中,有一首由80老翁张继楼创作的体现该主题的儿歌《东家西家蒸馍馍》。在儿歌中,作者先叙东家成员的勤劳互助:“猫上灶,狗烧火,鸭子担水下了河。白鹅帮它抬回来,欢喜喜蒸馍馍。”接着,儿歌再叙西家成员各行其是,凌乱得如一盘散沙:“鸡又飞,狗又跳,翻了蒸笼打了瓢。鸭子走来踩两脚,猫儿跑来抓一爪。吓得馍馍满地滚,肚子饿得咕咕叫。”如此以拟人描摹进行对比,就把和睦相处带给全家的快乐表现得活灵活现了。儿歌用浓缩了情节的童话化描写,把作品的主题思想传达得格外有趣。作者没有空洞的说教,完全叙事写拟人化的孩提生活的实际状况,但题目却得到了诙谐幽默的表达。

诚如“东北卷”主编滕毓旭在“后记”中所说,因为孩子们在诵读中能够“收获着文明、良知和博爱”,所以,“儿歌作家是影响幼儿一生的启蒙者,是幼儿美好心灵的缔造者”。书系中的许多作品,确实让我们产生了对儿歌作者的无限敬意。

我国儿歌创作的思想内涵虽丰富,但由于孩子们的生活面远比成人的生活面狭窄得多,所以,儿歌创作的取材时有重复。而要在取材重复的情况下写出新意,比成人诗歌的创作更难。但是,被选进《中国儿歌大系》各卷的作品中,即使题材相同或相近,立意和表现手法却并不雷同。

比如青海作者左可国有首以水为描写题材的《水珠儿》,并不重蹈他人覆辙,而是独辟蹊径地竭力进行个性化的书写。描写水的儿歌在该书系中不下百首之多,但《水珠儿》绝不与其他任何一首儿歌重复,可见它的艺术个性是何等鲜明。“天上雪啊雨,河边烟啊雾,空中霞啊云,园里霜啊露,都是水珠珠,玩的小魔术。”儿歌前四句为排比,但每句都将感叹词“啊”夹在句中,在句型选择上很能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更奇特的乃是诗的最末两句,完全归结到只不过是水珠千变万化,尽玩魔术罢了。于此显示出作者对于大自然的独特发现和诗艺的崭新创造,在该书系所收描摹水的全部作品中,《水珠儿》的表现手法的的确是非常独特的。

针对儿歌作者对于小读者和繁荣我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中国儿歌大系》“华北卷”主编金本在告诉我们,“应当感谢作者”。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是价值的体现”。正由于有了他们,孩提生活中的趣味和童心的闪光才会被他们所摄取、提炼并加以诗意化。这样,物质的客观世界才会被升华为无比美妙的精神世界。《中国儿歌大系》中的每一优秀之作,正是经历了从儿童的平凡物质生活到诗意的精神生活的质变和飞跃,而后才成为传世佳作的。



在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山乡,在这些文化较为落后的偏僻之地,为孩子们写儿歌的人很少。但是,即便在这贫瘠的文化土壤里,只要有一颗拥抱孩子的爱心存在,荒僻的地上照样能够长出巨大的儿歌之树,开出美丽的儿歌之花。

“中南卷”主编刘育贤在其“后记”中,讲述过一个叫林蓝的由于大脑残疾而丧失语言表达能力湖北村姑,因阅读一本儿歌集,焕发了她通过儿歌创作重新获得话语权的强烈愿望。于是,从2009年春天开始直至今日,她共创作和发表了各类儿歌两千余首,作品分别入选《年度中国儿童文学》《年度中国幼儿文学精选》以及幼儿园课本和小学课外读物之中。通过儿歌创作,林蓝不但弥补了自身能力的不足,而且她把儿歌创作看作自己与外界沟通、互动的最佳社交方式,如此对待疾病的人生态度,使她成为了一个现实社会中的真正强者。在当今,我国儿歌作者队伍中有了如此强者的参与,何愁孩子们没有好的儿歌阅读和传唱呢?

在儿歌作者队伍中,最令人敬佩的是那些永远视儿歌为“心中圣地”的老中青三代作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儿歌大系》“台港澳卷”还收录了10位台湾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中有几位80余岁高龄而今仍然坚持为孩子们编创新儿歌。比如,华霞

菱女士虽已96岁,但当《中国儿歌大系》“台港澳卷”主编桂文亚女士前往其住地索取稿件时,依旧健朗的华女士立即拿出家人为她抄写的新作《辣》来宴请客人:“小小子,一岁半,爱吃辣椒和大蒜;左一口,右一口,呲牙咧嘴还说‘赞!’”读着这首为其曾孙编写的儿歌,主人公顽皮、天真、烂漫的个性便尽显其中了。

除台港澳儿歌作家多有坚持笔耕不辍的老人之外,大陆作家中也不乏这样的高寿者,比如金波、张继楼、圣野等,同样都是宝刀不老的童诗诗人。此外,还有更多充满童心的作家带动家人也为孩子们编写儿歌。这之中,除成都的蓝星、徐华夫妇外,重庆的黄继先还把他的两个“80后”女儿、云南的罗新元也把他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带进了儿歌创作的队伍,显示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后继有人的可喜现象。正因为如此,我国儿歌作者队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阶梯结构”。

《中国儿歌大系》对于那些散落在我国广大土地各个角落的众多儿歌的一次极为可贵的普查和抢救。每个参与普查和抢救的人,都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劳累。感谢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为一代代的中国孩子,也为未来的万千有理想、有血性的中国人,开启了一片浩瀚而永远充满智慧的童年星光。

■关注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曹文轩的作品总是在各民族大小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且不说近年间大家熟悉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以及《青铜葵花》《丁丁当当》系列等长篇作品,他的诸多描述中国广大乡野儿童生存、生命状态的短篇小说,如《古堡》《田螺》《阿雏》《再见了,我的小小星星》《第十一根红布条》等,早在上世纪后期就已经在南北边陲各民族聚居的地方流传开来。这也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虽然不慢,但几十年间,中国各民族儿童中的大多数仍是居住在乡村牧区、边地江畔。曹文轩作品中所描述的乡村儿童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深重苦难、在灵魂里所蕴蓄的笃朴善良、在心地里所生发的赤忱大爱,都重重地拨动了他们稚嫩的心弦,自然而然地引起他们内心的共振、共鸣。显然,对于广大儿童来说,曹文轩的作品不是一时的热闹好看、玄幻好奇,而是永远的息息相通、心心相连,是恒久的感染和感悟。

曹文轩的作品包含了乡村与江河、自然与社会、苦笑与喜泪、希望与梦想,又涉及了乡村底层不同儿童的世俗生活与精神撞击,呈现了一个独特的乡村儿童的苦难遭际,表现着不同年代的世间百态,儿童的希冀和对抗现实处境的生活方式与鲜活的故事情节相得益彰。在急速的时代进步中,他的作品展示着当代乡村少年人生的无限可能性和现实的忧伤,揭示着不同乡村少年内心的无比丰富性和未来的憧憬。算得上包罗万象、真实真切,常令人感叹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曹文轩在提炼题材时有一种新的选择角度、一种新的探索意向。他以刻画乡村儿童形象为切入点,反映当代中国乡村的生活真实、思想真实,使我们看到五乡土文学的一脉相承和艺术深化。

我们常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孩子爱读,成人也爱读。曹文轩的《再见了,我的小小星星》讲述的是一个从苏州来乡下插队的17岁女中学生晓雅与房东家13岁的乡间小男生星星之间的故事。爱画画、爱音乐的晓雅影响着、改变着整天捏泥巴的星星,有力气的星星扶助着、保护着不会做农活的晓雅,乡村乡人的真、童心童情的善、人性人品的美,一下子打动了所有的乡下人与城里人。这样的作品就像一颗美丽的种子,跨出地域、跨过时代、跨越民族,播撒在所有小孩和大人的心灵里,这就是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具有这样的现实主义精神,就必定是扎根在儿童生活其中的人民生活土壤里。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且一开始就注重儿童文学的美学价值。他的作品中写了一个又一个乡村儿童,但绝无重复,也无同样;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时期的背景下,也没有一点点叠合的痕迹。这固然是由于曹文轩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更是由于他善于发现、善于思索、善于想象。短篇小说《古堡》中,老人们说,山巅有一座古代战争时留下的古堡,只是至今谁也没有见过。山儿和森仔7岁时瞒着大人去爬山,只爬了1/3就回来了。14岁时,两人又往山巅攀登,坚决要成为第一个见到古堡的人。攀登的过程艰难、艰险,两个孩子由开始时的兴奋逐渐变为饥渴、怨恨。两个孩子搂抱着、哭着,在互相鼓励中睡去,又在黎明时一口气登上了山巅。可是,山巅并没有古堡,只有一堆乱石。两个孩子没有成为第一个见到古堡的人,却是第一个知道山顶上没有古堡的人。作品结尾写着:“说,失败了,还是胜利了?”令人唏嘘,激动,沉思。整篇小说平中有险、险中见情,构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作品的艺术方式与众不同,自然就有了思想的革新、艺术的创新;就有了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中国精神、中国特色。

曹文轩虽重在写乡村儿童、乡村生活,语言却优美而优雅。无论是描绘苏北风景还是刻画小说人物,都既是地地道道的、简洁诚挚的陈述,铿锵明快地将诗意和童心融为一体。曹文轩作品的语言率真而不乏含蓄,清新而极为恬美。这种真情与深情共存、质感与美感兼具的儿童文学语言,呈现着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地域色彩和人文氛围,散发着中国大地上特有的儿童生活气息,传播着中国大地上成长的儿童独具的奋发上进、善良友爱的中国精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儿童文学更是。曹文轩隽永、清丽、美雅、精湛的语言,既是思想的,也是艺术的;既是中国本土的,也是世界各民族的。

中国大地上的儿童故事

□张锦怡

■评论

刘慈欣《十亿分之一的文明》:

未来,早已来到

□刘伟

广大少年儿童创作了一部“少年科幻小说系列”专著。其中包括《十亿分之一的文明》《第三次拯救未来世界》《爱因斯坦赤道》《动物园里的救世主》《孤独的进化者》等5部作品。

刘慈欣在写这部“少年科幻”之前,他首先考虑到了自己作品的读者群将是一批青少年,于是,他从孩子们的阅读心理与习惯着手,将自己以前写作完成的作品一一筛选和修订,最终组成了这部科幻专著,其中的多篇小说曾荣获中国科幻中的“银河奖”。这部作品集故事趣味性与科学权威性于一身,孩子们不仅可以从中读到许多精彩生动的故事,并且还可以学到很多科学知识,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与眼界。

《十亿分之一的文明》由三章节组成,分别是《人和吞噬者》《诗云》与《微纪元》,每一章节都独立讲述一个故事,异彩纷呈,精彩纷呈。《人和吞噬者》讲述了来自宇宙的神秘晶体,带来了“吞噬星”将要吞噬地球的可怕消息,处于技术劣势的人类只能启动最疯狂的作战计划。《诗云》中,几首人类的古典诗歌,让“神族”遭遇了最大的挫折,为了突破“作诗”这一技术难题,神族竟要毁灭整个太阳系。《微纪元》里,地球资源即将耗尽,“方舟号”飞向宇宙寻找宜居星球,然而,重返地球时,却发现人类已被“细菌人”取代。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刘慈欣的作品有着与其他

科幻作家不同的地方,他的作品能够用上最新的物理学知识,并且发挥他超越这些知识的想象力。而另外一些作家,虽然也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科幻小说,但读下来的感觉更像一部玄幻小说或者网络小说。更重要的是,刘慈欣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非常深刻的人文情怀。

以第一节《人和吞噬者》为例,面对着强大的外星生物“吞噬帝国”的入侵威胁,各方面处于劣势的地球人经过了殊死搏斗,但地球仍难逃被吞噬的命运。然而幸运的是,地球千疮百孔地幸存了下来。而“吞噬帝国”的使者大牙此时也终于醒悟,认识到他们外星生物对于地球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临走时表示愿意将最后一块绿洲还给用生命誓死捍卫家园的地球勇士们,同时,战士们则为延续可能会重生的地球家园,甘愿成为绿土中蚂蚁的食物。

在《人和吞噬者》的结局中,包含了作者对于自然、对于人生的深刻感悟,从中透露出深刻的人文情怀,比如“大牙”最终醒悟,忏悔同类的罪行;地球勇士们为了让地球重生甘愿牺牲等等。

刘慈欣的作品不仅给予了我们成人看世界的眼睛,让我们学会了用温暖善良的方式对待周围人,对待我们的家园;同时也给孩子们打开了想象的翅膀,让他们学会认识周围的世界,在不断地学习成长中探索科学的奥秘。

■童心世界



骆可(十一岁)作

儿童文学评论

·第396期·



多年来并不受西方世界看好的中国科幻小说,在2015年备受瞩目。这份荣耀最直接地来源于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他凭借着长篇小说《三体》成功问鼎世界科幻文坛最高奖“雨果奖”,刘慈欣也是全亚洲首位获得该殊荣的作家。

最近,刘慈欣又联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森为